

愛國 / 叛國的曖昧：從香港角度看《色·戒》

梁學思

剛在溫哥華上映的《色·戒》月前在香港和台灣掀起一片熱潮。被譽為「台灣之光」的李安，作品在家鄉廣受歡迎固然不足為怪，倒是一向不大喜歡文藝腔而對性愛影象接受程度較保守的香港觀眾，對這齣差不多長達三小時並給電檢處裁定為「三級」的影片情有獨鍾，令人有點意外。《色·戒》在香港放映三周票房已突破三千萬港元。一眾影評人對電影都給予高度的肯定，有人甚至稱為「完美作品」。反觀美國評論，毀譽參半：很多影評人覺得影片冗長冷淡，戲劇性不足。究竟香港觀眾在《色·戒》中看到甚麼，是美國影評人看不懂的東西呢？我認為，電影點出一個最貼香港人心卻又最難於啟齒的問題：歷史、政治及民族身分的曖昧。

說得更直接一些，是愛國 / 叛國的曖昧。

電影改編自張愛玲同名短篇小說。被李安形容為「一個二十八頁的陷阱」，《色·戒》的原著故事乍看非常簡單。日據時代一個大學生王佳芝，為地下抗戰集團色誘汪精衛政府的特務頭子易先生，卻在行刺之前一刻，放了易先生一條生路，結果跟自己的同謀一併被易先生的手下拘捕後槍斃。這類題材在中國文學中通常都描繪得黑白分明，像王佳芝這樣的人物，只可能演繹為一個墮落了的愛國青年，淪為叛國賊更落得悲慘下場。張愛玲筆下的故事固然複雜得多，而小說字裏行間的曖昧在李安鏡頭下進一步深化，愈顯得鮮明、大膽。

香港文化界談《色·戒》時總不免嘲笑馬英九兩句。馬在台北看完《色·戒》的首映，熱淚盈眶地告訴記者影片讓他感到自己父母輩的愛國情懷。反之，常受涉嫌沒有愛國情操的香港人，一眼便看到《色·戒》不但不歌頌「愛國」的壯烈，更在影射「愛國」口號背後的愚昧和殘酷。電影前半部滿腔熱血的愛國學生無知得可笑，以為刺殺漢奸行動跟在大學舞台上演一場戲無異。到了事情敗露遭到勒索時，他們笨拙地一刀又一刀仍刺不死敵人，造就了一場異常血腥的暴力場面。電影的後半部清晰地表明了王佳芝是受生活困境才繼續「愛國」；差使她的抗日特工老吳更顯得殘酷與自私。

當然，電影最突出的地方是對性慾的描寫。在一個受盡戰爭扭曲的社會，人與人之間難分真假，愛國跟叛國的手段也難定分界，唯一能存在的一份「真」竟是肉體與肉體之間在感官世界裏純粹的交歡。這比起原著裏「強烈到是甚麼感情都不相干了，只是有感情」的描寫更離經叛道。電影中的王佳芝最終選擇的不是感情是性慾。尾段王佳芝被處決前無悔無恨的表情，和易先生含淚撫摸情人身體在床上留下痕跡的鏡頭，突出了在影片世界裏最真、最富人性的只有這份跟國家、社會、倫理、愛情都扯不上關係的肉慾。

香港的後殖民政治生態再扭曲當然也不能和日據時代相提並論。不過，香港人對「愛國」的曖昧一點都不會感到陌生。年前判刑的資深記者程翔不是惘然間由「愛國」變成「叛國」嗎？追求民主、哀悼「六四」不都成為不愛國不愛港的證據嗎？「忽然愛國」的人比比皆是，又能讓誰分得清他們的真真假假呢？

這一切一切，跟香港人對《色·戒》如此起共鳴有點關係吧！

原載星島日報《學苑隨筆》專欄 10/23/07 A12